

知性女人



婉约知性

人人都在各自的困境中挣扎，
有时候是扳不过身边的『局』，
有时候，则拗不过自己的心。
岸在哪里？



爱与伤奔涌不息

The Flowing Love and Sadness

王 鹤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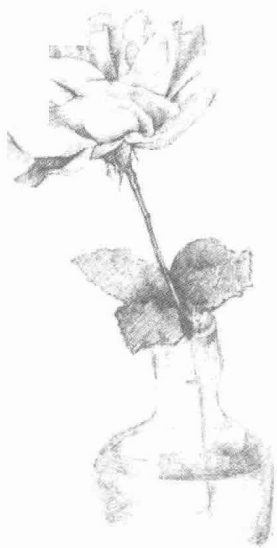
知性女人



The Flowing Love and Sadness

爱与伤奔涌不息

王 鹤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伤奔涌不息/王鹤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9

(知性女人系列)

ISBN 978-7-5491-0079-8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799号

Copyright © 2010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支持:  www.fotoc.com

知性女人系列

爱与伤奔涌不息

作者: 王 鹤

图书策划: 洁 尘 蔡 静

责任编辑: 阮清钰

特约编辑: 杜晓杰

装帧设计: 林可秋

技术编辑: 郭汉文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制 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mm×1194mm 1/32 6印张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1-0079-8

定 价: 28.00元

(咨询电话: 020-38865309)

我叫她鹤姐

I Called Her 'Hejie'

扫 舍

女人们凑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话题开头，最后都要落到八卦上。八卦这件事，肤浅的理解是茶余饭后的消遣，鸡毛蒜皮家长里短。我却觉得，凡事都看是什么人做，同样的原料，厨师组织出来的就是美食。八卦里往往有最深刻最人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琢磨和研究。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读王鹤的书《爱与伤奔涌不息》。这书实在是太对女人的路子了。整本书，写人为主，主要写的还是女人——名女人们。这些女人，从民国写到现在，从陈衡哲到陆小曼再到章子怡，而且写她们的生活、情感，听上去真是很娱乐很八卦的一本书。

只是王鹤的八卦，绝对不是坊间的八卦那么简单。说起来，她是我大学同学，但我和许多人一样习惯了她叫鹤姐。这样的叫法，和年龄并无多大的关系，这里面透着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她的品性和文字，尊重她对生活的见识。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王鹤，所有的女人故事到了她的笔下，就顿生出别样的意味来了。从外表看，王鹤是个温软的人，平和斯文，颇有她笔下写的那些民国女子之气韵。她的和善圆润，有时候会让初次见到她

的人无意中对她产生误读，只看到她的好，却不知道她的锐利。我虽和她大学同学几年，对她的认识也是在读过她的文字后才真正开始的。

我一直记得许多年前读到王鹤的一篇写白灵的文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写字的王鹤，她和我记忆中的同学王鹤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人。那篇文字写得锋利、通透，让人读着真是觉得过瘾。我在读的时候着实被她电了一下，想，这个王鹤，真厉害！

《爱与伤奔涌不息》里大部分是名女人们的众生相，王鹤看似在八卦她们的生活，其实是通过写她们的生活揭示了许多更加深刻和本质的东西。有句话怎么说的，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王鹤正是这样，在别的女人的生活里说出了自己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当然书里也写了几个帅哥，但王鹤写帅哥，写的不是命运，她只是顺带着品了品他们。

她评说《绝望的主妇》，“大大小小的困窘、失意、失衡、刺激，我们就算不是每天经历，至少也会随时听到、看到，它们不是生活的枝枝蔓蔓，可以随手砍削，它们就是生活本身，硬而重，体量也大，挪不动也绕不开。这些麻、辣、酸、苦的滋味之所以引人共鸣、惹人品咂，就因为它们触碰到了都市人群共通的处境和心境”。

她写《色戒》里的易先生和王佳芝，“但凡没有转折的，就是必然，就是宿命。就像一辆车没有刹车，朝着下坡猛冲，有时候，他们多么想竭力去扭转、去阻拦。但每个人都束手无策，哪怕奸狡如易先生，都无能为



力。人人都在各自的困境中挣扎，有时候是扳不过身边的‘局’，有时候，则拗不过自己的心。岸在哪里？”

这样的认知，哪里是八卦，这里面包含的是对人生的参悟和咀嚼，是透彻和智慧。

写字的王鹤是目光犀利的，她常常能一针见血地写出女人的疾患来。这种时候，她的文字有一种厚道人平常露出来的刻薄，会让人小小地吃一惊。比如她写章子怡的裸替邵小珊，她说“章大公主是早就懒得露她的背了，却自有人满腔幽怨，替自己的背争名分，然后靠这众说纷纭的背有了点知名度，不公平啊”。又说“邵和章的面相其实有相似处，都有那种发狠和凛冽。不过，章子怡到底是出落出来了，加之一出道时就万众瞩目，那份狠劲算是被修饰得柔和了许多；邵小珊却还抹不掉奋力挣扎、心有不甘的痕迹。她着急，豁出去了的样子，有点无所畏惧，也有点言不由衷”。这些描写看似闲笔，却字字带刺，尖锐而精准。我每次读到，都会赞叹地笑出来，说老实话，这是我最喜欢的王鹤的文字，我喜欢有民国大家风范的

鹤姐不时露出来的机敏和恣情，有点小调侃，有点小世故，这样的文字，真是活色生香的。

王鹤说到底还是温婉的，她的尖锐落到最后是善意垫底。绕了一圈之后，写字的王鹤又重叠在现实的王鹤上了。她的文字，既看透了人性中的弱点，可又对这些弱点给予了理解和包容。同样说邵小珊的“博出位”，她最终的评论是“不过就是因为没有章子怡那样的好星途，她把这么琐屑和微不足道的‘荣誉’牢记在心，拿来鼓舞自己。看了很心酸，谁家有女儿，轻易还是不要进演艺圈吧”。这字句里的怜惜之情是多么真切啊。就连一向被视为贪恋奢华的交际花陆小曼，她也说“她固然远远不够完美，但很多朋友感念她为人忠厚、诚恳。任性、娇懒与疾病，是她的灰色标签。她一生败笔再多，那些瑕疵和漏洞，都被她漫不经心地摆在面上，并未去刻意遮掩或涂抹，自有一份难得的天然与率直，不造作也不矫饰”。这样的宽厚和练达，立身处世的端庄和妥帖，真真是担得起大家对她那一声“鹤姐”的尊称的。

王鹤的文字表达，也是我特别喜欢和佩服的。她的文字，美而不媚，成熟老到，哪怕是写风月，也是艳而硬朗的。用现在时装界的话来说，就是有“骨感美”。她说“陆小曼这道柔艳的蕾丝花边，其实不适合缝缀在书生的哗叽长袍”，说梁朝伟“他不像周润发年轻时那么炫目、酷、魅力闪烁，第一眼就让人过目不忘，他是天街小雨润如酥，桃花潭水深千尺那种”。如果要做个总结，我倒觉得书中有一段王鹤写秦怡的文字，其实非常合适用在她自己和她的书上面，那就是：不枝不蔓，不妖不媚，眉宇间天生成华贵庄严，却又无漠然冷傲，唯有柔婉与温暖。

我叫她鹤姐

· 丽影萍踪 · 偶尔遇见的传奇

- 才子佳人兼于一身 10
- 摩登得遍体鳞伤 17
- 一生半累烟云中 24
- 古韵中的朗月与薄雾 29
- 往事繁密，淡淡提起 36
- 蔷薇曾经绽放 41
- 从此独自凭栏 44
- 有斜阳处有春愁 48
- 正当华年的爱人 53
- 偶尔遇见的传奇 56
- 就这么口无遮拦 62
- 民国最后的才女 66
- 终究红消香断 70
- 美至天衣无缝 75
- 她与诗词彼此成全了 78

· 戏如人生 · 就这么告别凋残

- 摩根夫妇的回生偏方 86
- 就这么告别凋残 88
- 爱与伤奔涌不息 91
- 花与火与血之红 94
- 颠覆之旅，活色生香 96
- 飘摇中的暖色 99
- 主妇继续绝望 102
- 《色戒》一言难尽 105
- 集体怀旧 109
- 也去追星 113

- 章子怡的背 116
- 梁朝伟之无与伦比 118
- 天才汤姆·汉克斯 121
- 带不带走云彩 124
- 美不美无所谓了 128

· 书之爱 · 很家常，很经典

- 花自飘零水自流 134
- 沉迷于梦境 137
- 从前的教授生涯 148
- 静美如春江花月 151
- 依旧金枝玉叶 153
- 往事与追忆 155
- 花间林下的吟唱 166
- 换种眼光看《金瓶梅》 168
- 生活在别处 170
- 凝视或者背叛 172
- 天使与魔鬼之舞 175
- 绝望之爱 178
- 很家常，很经典 182



· 丽影萍踪 ·
偶尔遇见
的传奇

Ladies of Beauty &
Intelligence:
The Legends

才子佳人兼于一身

Ladies of Beauty & Intelligence

17岁那年，陈衡哲（1890—1976）在四川郫县（今属成都）任代理县官的父亲告诉她，已替她从一个高官家庭挑选了一个人品良好的年轻人做丈夫。因为不希望做一个保守的父亲，所以他预先跟女儿商量婚事。当意识到未来整个人生取决于自己的回答时，陈衡哲态度坚决，表示“不想结婚”，“永远都不结婚！”母亲用家族中那些单身亲属的不幸经历作例子，试图说服她：一个女子无论多么聪明能干或是志向远大，她的正常生活还是结婚。

陈衡哲当时看似笃定的执拗、偏激中，其实更多的还是少年的茫然。此前在上海三年学医的经历，让她见过太多不正常的分娩，所以绝不想亲身经历；与此同时，她朦胧意识到，自己既抱有在知识界发展的渴望，就必须保持自由，而周围的已婚女子显然没有人能享受多少自由；而且，她也无法忍受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陈衡哲祖籍衡山，果真富有湖南人的倔强泼辣。因为她的强硬个性和父母的开明，抗婚成功了。父亲妥协之后曾经开玩笑说，要在衙门后面给她盖个尼姑庵。然而，接下去的日子过得心乱如麻：且不论亲友们的担忧与好奇，未来对她，就如同黑灯瞎火中无从迈步一般——假如她不能像当时官绅人家所有的同龄女子那样，顺理成章嫁人，成为士大夫家庭的体面少奶奶，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固然素有一腔抱负，舅舅很早就注意到她的天赋，母亲也一向相信她能有所成就，但那是清代末年，中国还没有女子能上的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高师、女师大——1917年才开始招生，北京大学从1920年开始招收女生）——很有可能，她要为自己的叛逆与另类付出惨痛代价。

陈衡哲在无奈、焦虑中到了常熟姑母家。姑母有迷人的个性、深湛的修养和美丽的园林，也有烦恼不堪的家事。她时常带着美食、杜诗与自己的诗作，携心爱的侄女乘船出游。但山光水色、诗词歌赋再怡人，陈衡哲都无法完全拂去忧虑：前途本已一派黯淡，清朝灭亡后，父亲拒绝在民国任职，又失去了在银行的存款，家庭经济陷入危机。1913年冬，姑母介绍陈衡哲到自己的好朋友处当家庭教师，每月除食宿外，有20元收入，稍稍可补贴家用。

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跟姑母一样，对她一生有至为关键的影响。舅舅曾在广东当官，有机会接触欧美文化。13岁后，陈衡哲在舅舅家生活一年，舅舅给了她新学的启蒙和立身处世的教诲，在封闭狭隘的世风里，为少年陈衡哲开启了一扇稀有的张望世界的窗户，并鼓励她学习那些独立的西洋女子。舅舅强调，世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三种：安命、怨命与造命，他相信她是“造命”的材料。然而，陈衡哲那些年南北奔波求学，遭遇诸多不顺。抗婚之后，读书深造的机会也无限渺茫，“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不值得维持下去”（《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时间在苦闷愁烦中流逝，她即将满24岁了，“如何实现在文艺方面发展的志向”，却还看不见一丝微弱光线。

看陈衡哲的早年经历，忍不住要想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既取决于自身性格、才情，也和大时代的走向休戚相关。清末民初是中国亘古难逢的大变局，旧社会瓦解、新格局渐进中的秩序重建，令多少人从此改写命运，更让无数心高气傲却只能绕室彷徨的陈衡哲们逐渐有机会投身社会，舒展被压抑的创造力，成为有独立意志与自主能力的新女性。陈衡哲幸运地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1914年，报上一则清华大学向全国招收留美女生的消息，令陈衡哲充满渴望。姑母支持她赴上海应试，最后她顺利通过考

试，成为我国十位获奖学金赴美的一批公派女留学生之一，同行者里唯有她不曾有过在教会学校的学习背景。在美国学习六年后，陈衡哲获硕士学位。1914年是陈衡哲的命途由蹇涩走向开阔的转捩点，她的名字前面，此后也才会缀有许多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女生，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第一位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中国女学者……她的代表作《西洋史》1926年问世后，洛阳纸贵，连续再版。胡适称该书“是一部开山的作品”，“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从前，局促的生活圈子让陈衡哲认定，结婚是与心灵被捆绑画等号的，她的选择只能非此即彼。所以，留学让她改变的，还有早年的独身想法。

陈衡哲生于常州武进一个诗书世家，曾祖母开创了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身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是享誉全省的画家，姑姑和姨妈们在绘画、诗歌、书法等领域也都各有建树。这种家学渊源，在江南并非孤例。明中后期至清代，江浙一带女诗人、女画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大家庭或亲属圈里的女子，都有深厚的文学艺术造诣。即便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位置上，陈衡哲对此也难掩骄傲：“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在西方文明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之前就存在了。”

家族文化背景和个人才华，带给陈衡哲浓厚的精英意识。她欣赏母亲、姑母那类人格、才华都出类拔萃的女性，对资质平庸和依附丈夫为荣的女子则不免有怒其不争的漠然乃至俯视。当然，她自己是那么卓尔不群，无疑有不言而喻的文化自豪感。这份自矜、自得固然也不妨孤芳自赏，但若有知音欣赏、承接，



乃至爱慕呢，岂不更是锦上添花？陈衡哲福气很好呢，任鸿隽（1886—1961）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任鸿隽曾任孙中山先生临时政府秘书，脍炙人口的《祭明孝陵文》便出自他的手笔。他1912年赴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硕士学位，1914年与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此后一生都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915年，陈衡哲将她的《来因女士传》投稿给《留美学生季报》，她的“文采斐然”，令主编任鸿隽见而心喜。1916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在他就读的康奈尔大学相见。任鸿隽《五十自述》回忆：“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定终身之约焉。”1920年回国后，他俩结婚。

1917年，任鸿隽邀约老朋友、此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好友胡适一道去瓦萨女子大学拜访陈衡哲，“我们三个朋友”相谈甚欢，此后书信往还，激扬文字，探讨艺文，也玩笑调侃。看陈衡哲、胡适往来书信里很惬意的“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的确是有彼此爱慕的暗流涌动呢。他俩的通信交往，确也引来旁人诸多想象，以至于胡适后来曾正经八板地解释过一通：“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

显然，任鸿隽对陈衡哲深挚的爱与敬，要超乎任何人。他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陈衡哲在悼念亡夫的《任叔永先生不朽》中感慨：“这样的深契与成全，又岂是‘男子生儿愿为之有室’的那个平凡望愿所能了解的？”她的悼亡词《浪淘沙》说：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恁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屏风”之说蕴含的厚爱深恩，让陈衡哲到老来依旧有“知己无双”之叹。任何时候想来，她都还是要热泪盈眶的。

1949年，储安平宴请即将到上海定居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他当时离婚了，遂请杨绛替他招待女客人。席间，刘大杰遗憾钱锺书去了南京没能到场，开玩笑说钱、杨是一对才子佳人。杨绛讲话多么敦厚妥帖，她连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那是杨绛第一次见到陈衡哲。

那一年杨绛38岁，陈衡哲59岁。后者早已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一些虚荣者甚至以跟她相熟为炫耀。谀辞肯定听得很多了，但来自晚辈的由衷赞美和得体恭维，显然还是让陈衡哲很受用。“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杨绛《怀念陈衡哲》）。

杨绛的话之所以让陈衡哲感到悦耳、可心，实在是她无意间将穴位揉得很准。陈衡哲一直很为母亲骄傲（她既是富有才气的艺术家，又是贞静娴雅的女人），对同时代的出色医生丁懋英等职业妇女也赞不绝口。这其实代表了陈衡哲的价值标准以及自我评判：一个优质女人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女人——可不就是才子佳人兼于一身么。

还记得是1935年底，陈衡哲随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前往成都，途经重庆时的讲演会，由任鸿隽的好友、刚刚上任的四川省建设厅长卢作孚主持。卢先生向听众介绍陈衡哲时，并不说她是谁的夫人，只介绍她个人的文化建树。

陈衡哲感动而意外。她在《川行琐记》中提到，在当时的中

国，“对于一个站在自己两只脚上的女子”，人们往往只“把她当做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看待”。声誉卓著如陈衡哲，也不免常常只被看做“任太太”，她很以为然，“看到一个代表自己个性的名义这样的消灭，不免又要感到一种悲哀”。陈衡哲倒也不是一味排斥太太的称谓，只是觉得，在旅行、应酬、看病、看戏等日常生活场景，不妨随俗做“某太太”；但“对于一个有个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当她在体现自己创造力的场合，比如演戏、奏乐、绘画、教书、著作时，“她是应该保留她自己的名姓的”。

这些插曲和由此生发的议论，今天看来当然早就时过境迁。然而，我们不能脱离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之路尚且狭窄、崎岖的历史背景，更不能忘记，陈衡哲青少年时期为争取希望微茫的自主、自立，所经历的苦痛、绝望与挣扎。她写作《陈衡哲早年自传》的目的之一，是向那些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欧美朋友，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她忧虑地觉察到，那几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民众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的车轮正在倒退”。陈衡哲目睹过女性长辈和亲戚在旧习俗旧礼教中的委曲、凋零，她自己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得以挣脱窒息和被埋没的命运，所以比同时代的男性知识精英更警觉，要尽可能响亮地呼吁：那些被葬掉一半的残朽历史千万不能借尸还魂。

陈衡哲的自传写于1935年，当时她已为人妻为人母，担任过教授，著述颇丰，说来回忆的内容应很多，但她却耐人寻味地写到自己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便戛然而止。1914年确实是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是愁云迷雾豁然飘散的年份。她在书中说：

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喜悦。